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六十四回 秦公子償還風流債 石書生歸結淚珠緣

卻說賽兒定了林家這頭親事，合府都傳為佳話，只不把賽兒知道，怕他不肯。便只說是給他討媳婦。那林家也怕新郎知道不肯，所以都不講出。秦府便定下了八月十五，和寶珠一日成親。送了喜期到林家去，先行了聘，竟把秦府做了男家，林府做了女家。到了先一日，林家也照真嫁女兒的一般發了喜奩來，賽兒卻一點不害臊，仍喜笑自若的。一時沈左裏家發了眉仙的妝奩來，便都忙著鋪設新房。此時瘦春已搬在園裡，住了聽秋聲館這邊，小桃花館便讓賽兒做了新房。眉仙的新房便做在夕陽紅半樓。兩處早鋪設得和花神府似的。到了正日，賀客盈門，哄鬧了半日，老老小小都講著賽兒的親事好笑。一時寶珠先向沈府親迎了眉仙來，交拜成禮畢，先送歸房，寶珠便自出來，讓些姐妹鬧眉仙的房去。這裡賽兒也出來要親迎去，見滿廳院多擁著男人看他，便羞差起來，不肯出去迎親了，倒跑回南正院來，一頭倒在藕香懷裡，紅了臉說，大家看我呢，我不去了。藕香笑道：「你要娶媳婦，總該這樣的又害什麼臊，快去呢！」賽兒定不肯去，柳夫人因教丫頭們用兩把宮扇搭護著遮了出去。又叫寶珠陪他親迎去，賽兒才依了去了。一時親迎了轉來，柳夫人和袁夫人、藕香、漱芳及軟玉、蕊珠、茜雲，都到屏後來看新人，只婉香伴著眉仙房裡。滿院子裡擠塞了人，都當看戲一般的爭著看。見寶珠和秦瓊，攙扶了新人，作對兒交拜成禮過了，送入房去。柳夫人等一千人便都到新房來看，賽兒早躲到園子裡鬧眉仙的房去。這裡新人揭去了紅巾，大家一看都吃一驚，宛然一個美人兒，再看不出是男孩子扮的，面目態度絕似軟玉，看腳也是一雙極周正纖小的。原來這新人是從小纏足的，自己愛做女人，便狠命的纏小了，此時眾人看了，都好笑起來。見那新人早羞的飛紅了臉，一種女兒腔調，不說破哪裡肯看的出。柳夫人、袁夫人和藕香都很歡喜，因私問了丫頭們，才知道新人的名字叫愛儂。大家說笑了一會，愛儂才知道是嫁的一個女孩兒，心裡大覺懊悔。因交拜時偷眼看見賽兒卻和寶珠一個樣的，才不十分掃興。一時眾人散了出來。柳夫人見時候已經不早，便叫藕香、軟玉、婉香、蕊珠四個，送寶珠進眉仙房裡去。這裡便派了漱芳、美雲、綺雲、茜雲送賽兒進房去。麗雲定要謀這差使，袁夫人便把茜雲換了麗雲去，四人送賽兒進房去了。丫頭們把賽兒和愛儂兩個並坐了，四人旁坐陪飲。早把兩個新人的臉都臊紅了。麗雲敬了賽兒一杯子酒，又敬愛儂一杯，取笑了一番，丫頭給兩人各飲了一口，又逗了交杯兒送兩人辱邊去，兩人都羞的要死了，定不肯沾著一點兒，丫頭們也只得算了。麗雲笑道：「今兒賽兒這一節兒事，倒像再生緣裡的一段故事呢！」漱芳笑道：「這個不像，我算來從古至今幾千百部小說也沒有這節兒奇事。」賽兒不懂了，大家都笑了起來。一時宴罷，四人退出來，便悄悄立在窗外看他們倆口子遞和諧拜牀。麗雲回頭見婉香、軟玉、蕊珠、藕香，也都躡著腳兒來聽，大家拿帕子掩著嘴暗笑。只見窗裡面遮了緯子瞧不見，暗喚玉簪進去偷放開一線兒隙縫來，大家爭著看。見翠翅和小憐兩個，替賽兒脫去靴子，露出一雙小腳來。見那愛儂偷看了一眼，兩個陪房丫頭忙著替愛儂卸去宮裝，早露出一頭黑亮的好發，面如秋日，眉似春山，竟和軟玉相似，看他竟去了宮衣和裙子，早顯出一身花繡緊身子，下面大紅散腳兒，一對小腳立著，剛和賽兒一樣長矮。見丫頭們扶他入牀去，一種嬌羞掩怯的宛然是女孩子害怕光景。見丫頭掩了房門出來，翠翅和小憐看見眾人便嗤的一笑，大家都亂著搖手，教不要響。見裡面賽兒一個兒走到帳門邊，又回身立定了，紅了臉，拿帕子掩著嘴嗤的一笑，便鑽入緯去，半晌沒得響動。一會子聽賽兒低聲笑著喚姐姐，聽愛儂不應，忽聽賽兒嗤嗤的笑了起來，又聽賽兒失聲叫道：「啊呀！這是怎麼說。」帳幃一動，早伸出一雙小腳來，是賽兒的，像要下地來，又被愛儂扯住了樣兒。聽愛儂嗤嗤的笑聲。忽賽兒急喊玉簪，玉簪笑抵著嘴不應。賽兒又喊翠翅，翠翅也笑著不應。賽兒又喊了一個小字，像被愛儂掩住了嘴，忽帳幃一動，又掛下一雙小腳來，知是愛儂。聽他低語道：「我原和你一樣，你慌什麼，橫豎我嫁了你，我總不能強你怎麼的。」大家一起都紅了臉。」聽賽兒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可不許告訴人去，說我是女孩子。」愛儂道：「那你也不許告訴人去，說我是男孩子。」聽兩人都嗤嗤的笑將起來。這裡婉香等多也掩著嘴兒笑，見兩對小腳都縮了上去，帳幃一動，兩個人影兒都沒有了，聽賽兒忽又和愛儂惱起來，賽兒哭了，停了一會，賽兒不哭了，忽帳幃一動，賽兒又輕輕的哭起來。大家一齊飛紅了臉，便都掉轉頭來不看了，各自回去。且說這夜，寶珠真個和眉仙規規矩矩的睡了一夜，眉仙先還怕他，後見寶珠沒什麼歹意，便也放放心心的和他親熱，睡了一夜，次早起來，眾人都稱了聲恭喜，眉仙便羞惱死了，打這晚起來便不許寶珠同睡。一連杜絕了十幾天，寶珠央告著婉香和眉仙講，准他睡幾夜兒。見婉香拗不過寶珠，只得和眉仙說：「橫豎你沒什麼人取笑的，由他取笑去，終不成睡了一夜便一輩子不許進房去了。」眉仙道：「我終究怕他呢！我和你講到的，我只跟著你，他要同睡便我和你一牀兒，讓他睡在外牀，我在裡牀，要安穩穩的，倘不呵，我便從此謝絕了。」婉香笑答應了，晚間果然三人睡了一牀兒，寶珠要睡在中間，眉仙不許，寶珠發了急，咒說我尚不老成，叫你們兩個兒的身子挨攏來，立刻把我的骨頭擠酥了。」眉仙見他這樣說，一發不肯了。寶珠怕他惱，便只得依了他，睡在外牀。次日寶珠求著婉香，要把酒灌醉了眉仙，自己先往軟玉屋裡去，你和他睡熟了回來換我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個我不敢，回來他真個發恨了，這可是難處的呢。」寶珠連連作揖打哄的，要求他作成。婉香道：「你定要和這他這樣，他又不肯，何苦來呢？回來到因此惱了你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情願他惱我，我總愛他呢。」婉香想了一想道：「依便依你，成不成可不怪我。」寶珠竟撲的跪下去，婉香笑避開了。不道兩人剛說的時候，眉仙在窗外聽的明白，暗暗罵道：「婉兒有這些可惡，他自己要清白，到拿我作要麼。」我知道你呢，因不進去，回到自己院子裡來。晚飯時候，卻特地自己送上婉香的門來見寶珠和婉香喝酒。他見眉仙來，便叫添B子同喝，眉仙道：「寶珠在這裡，我不喝酒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我迴避了好嗎？」眉仙道：「不要，我吃飯，酒回來再吃。」婉香因和寶珠乾了兩杯兒，便多用飯了。飯畢，閒談一會，寶珠便喊掌燈，到留餘春山房來。見軟玉、蕊珠都閒坐著，寶珠便低聲笑說昨夜三人一牀睡怎麼有趣，今兒咱們也這樣睡。蕊珠先不肯，被寶珠軟逗住了，便也依了。一時睡下，寶珠左擁右抱的親熱一會，見兩人都紅了臉，寶珠便軟貼到軟玉身邊去，蕊珠羞的朝裡牀睡去，把衫袖兒抵著牙兒臊的要死，猛不防寶珠又貼到自己身邊來，蕊珠吃了一驚，禁不住寶珠溫存緩款的，便只做不知道，隨他去了。一時朦朧睡去，寶珠見兩人都睡熟了，一心念著眉仙，便悄悄起來，自己掌了燈，回惜紅軒來。見房門開著，牀上帳子垂下了，地上擺著一對小紅鞋兒，看正是眉仙的，早心醉了，忙吹熄了燈，鑽入帳去。正待輕薄，猛可的驚醒了他，顫聲問道：「嚇，怎麼。」聽是婉香的口氣，寶珠更抱的死緊不放，說姐姐這是天作合的，婉香見已到這地步，也沒的說了。因道：「真是我作法自弊，到被眉仙打算了去。」寶珠便極意溫存了一番，婉香嬌啼不勝，寶珠不忍，便抱持睡了。

次日起來，眉仙早笑著來替婉香道喜，婉香大恨噴了幾句，眉仙笑受下了。怕婉香還報，極意嚴防了幾日，婉香也沒奈何他。一日晚間，趁眉仙不在房裡，便把寶珠藏在他房裡，自己睡去。次日一早起來，便到眉仙房裡來，見兩個尚睡未醒，仍笑著回來。到南正院給柳夫人請安，見愛儂和賽兒兩口子早在，已經談笑自若的了，見婉香進來，便倆口子一齊請了安，婉香請了柳夫人的安，一時漱芳、藕香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都來了，寶珠和眉仙及軟玉、蕊珠也先後都到了，柳夫人因說：「今兒重九，那年做登高會，半途被打散了，煞了風景，今兒我已去接瘦春和浣花、菊儂，卻好昨兒素秋也打姑蘇回來了，鎖琴也出京來了，都接去了，敢便要來，咱們今兒便在晚春堂做菊花會，已叫珍兒佈置去了。」大家一齊高興起來。一時素秋、菊儂，和鎖琴都來了，眾人接著問好，寶珠因問鎖琴：「敢和石大哥同家來的？」鎖琴說是，又說家老爺給各位請安問好，大家都說不敢。柳夫人因道：「昨兒見邱抄才知道尊老爺放了會試同考，咱們沒來賀喜，到很抱歉呢。」鎖琴謙說不敢。柳夫人又向白素秋道：「令兄會試去可得意嗎？」素秋道：「僥倖點了傳臚。」大家都替菊儂歡喜。一時秦珍來請定席去，一千人便都打車正院轉，請了秦文袁夫人和秦瓊，齊到晚春堂來。見滿堂堆了菊花山，曲曲折折的繞轉了滿廳，陳設下二十四席：是柳夫人首席，秦文和袁夫人對席，下面便秦珍、藕香等，末兩席是賽兒愛儂兩口子。共飲一巡，秦文笑起來道：「我才今兒一日，做這個合家歡，也算人生難得的事了。」說著哈哈大笑，因叫春聲館女戲子來，點了出永團圓的崑曲，一時弦管並奏，向紅氍上歌舞起來，柳夫人和袁夫人都欣欣得意，合席

的人各捧一杯酒，上來奉敬。秦文因一手拈著斑白的長髯，大笑道：「我這鬚不想還能留在家裡白了。今兒飲這二十杯子孩子們敬的酒，美滿美滿。」說著一杯一杯的乾齊了。看女孩子正扮演的熱鬧，那滿堂的花香人語夾著酒香，這身子竟忘了還在人間了。忽大丫頭可兒來報，說石舅爺來拜。秦文因正在高興，說回他，明兒答拜去談罷。可兒傳諭了小廝，小廝趕出去擋了駕，石時便回寶石山自己家來，卻好華夢庵等著。一見夢庵，便跳起來道：「老哥，今兒總候到你，難得，難得。」因把寶珠想要刊駢盒和羅浮山人的著作，請他去取的話講了，石時笑道：「那駢盒的《舊酒痕》在我這裡，我瞧見只打了三五回，不成書呢。」夢庵道：「那便叫何祝春續去便了。石時說好，因把《舊酒痕》付給了他。說羅浮山人的集子我還沒找到，待今兒再找去。夢庵叮囑再三，便捧那部《舊酒痕》交何祝春續去了不提。

且說石時見夢庵去後，便進去向他母親請了安，便到間壁來尋書子，見滿架殘書都被蠹魚食的剝落零碎，也認不得卷軸來。回到家內納悶半晌，替那羅浮山人慨歎了一會，因身倦了，便隱几而睡。忽見寶珠來了，因笑迎上去，一看卻不是寶珠，是盛蘊仙。因道久違了，近來可好，見蘊仙道：「虛花泡影，天上人間，往事都不堪提起的了。」石時驚道：「這話怎說？」再看，他原來不是盛蘊仙，卻是羅浮山人。因失笑道：「原來是老弟，我找你的書子不到，你打的那部什麼說部，寶珠想代你刻去呢。」羅浮山人笑指案角上的一部書道：「這不是嗎？」石時轉眼一看，見那羅浮山人竟化了個大蝴蝶兒飛去了，石時見案上真有一部書擺著，拈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部小說，便說的秦寶珠一身影事，叫做《淚珠緣》。因笑起來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到也是個極美滿的大觀園。」提起筆來題道：

絕好韶華能幾時？十年償了淚珠兒。

分明不是紅樓夢，別寫南華筆一枝。

剛寫完，背後有人撇手把筆奪去，回頭一看，卻是絕不相識的。因道：「你怎麼奪我的筆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你把《淚珠緣》行世去，敢與我的《紅樓夢》抗衡嗎？」說著，一手又來奪書，石時連忙揪住，已被他搶了幾本去。看，原來和《紅樓夢》一樣，是一百二十回的，卻只剩了六十四回下來。因頓足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忽四下一望，悄然無人。因大笑道：「E! E!」原來是夢，因《淚珠緣》尚在手裡，便把六十四回發刊行世了。打算再入夢去的時候，問那羅浮山人補齊去，看官等著。正是：

我亦三生杜牧之，十年一夢醒來遲。

才人眼淚生來有，兒女恩情過後知。

漫把黃羅書舊夢，悔拋紅豆種相思。

姻緣兩字今休問，反寫團圓亦太癡。